



家乡的柳絮

乔信

初夏的风,总是带着几分温柔的慵懒,掠过枝头,拂过村庄、街巷,便催醒了漫天飞舞的柳絮。它们不像桃花那般灼灼其华,不似梨花那般素净清雅,只是一团团、一簇簇,轻得像云,柔得似梦,毫无章法地在天地间漫舞,成了暮春至初夏时节最动人的诗意,也藏着最细腻绵长的人间情怀。

小时候老家的树种以柳树居多。每到春夏秋三季,漫山遍野郁郁葱葱,婀娜多姿,摇头摆尾,默默无闻地守护着家乡美丽的田园与风光旖旎的村庄。每当春夏之交,这里便成了柳絮飞扬的天地。

清晨推开窗扉,最先映入眼帘的,便是这漫天纷飞的柳絮。它们从柳树枝头挣脱开来,告别了孕育自己的枝条,随着微风轻轻扬起,时而盘旋,时而流转,时而缓缓飘落。没有既定的方向,没有预设的终点,就这样任性而舞,自在而飞。阳光透过轻薄的絮丝,洒下细碎的光影,落在肩头,拂过眉眼,软乎乎、轻飘飘的,仿佛触到了夏日最温柔的肌理,心头所有的浮躁与喧嚣,都在这一刻被轻轻抚平。

总觉得柳絮是最懂温柔的生灵。它们不与百花争艳,不与草木争春,只是以最轻盈的姿态,奔赴一场属于自己的旅程。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场,

没有惊天动地的落幕,即便渺小得微不足道,即便风停便落,遇水即融,也依旧拼尽全力,在天地间留下一抹轻盈的身影。它们飘过高墙院落,掠过青石板路,飞过潺潺溪流,落在行人的发间、肩头,落在嫩绿的草尖、含苞的花蕊上,所到之处,都晕开一抹淡淡的温柔,把初夏的浪漫,揉进每一个不经意的瞬间。

看着漫天飞舞的柳絮,总会无端生出许多思绪。这漫天飘飞的絮朵,多像我们心底藏着的那些念想,轻盈、缥缈,却又执着而坚定。我们也曾如柳絮一般,怀揣着懵懂的憧憬,在岁月的风里奔赴远方,不问归途,不畏前路。或许会被风吹得迷失方向,或许会在半路悄然坠落,可那份向往自由、追寻美好的初心,始终不曾改变。柳絮的飘飞,从不是漫无目的的流浪,而是一场温柔的奔赴,奔赴泥土,奔赴新生,奔赴下一个春暖花开,这是属于它们的坚守,也是藏在轻盈之下的执着。

世人总爱咏叹柳絮的漂泊,觉得它无依无靠,身不由己,可我却偏爱这份随遇而安的从容。风来便起舞,风止便安歇,不抱怨命运的无常,不纠结前路的坎坷,无论落在何处,都能安然接纳,默默酝酿生机。它们看似柔弱,却有着最坚韧的生

命力,哪怕是一方贫瘠的泥土,哪怕是一处不起眼的角落,都能扎根生长,来年再抽出嫩绿的枝条,再绽出漫天飞絮。这份淡然与坚韧,何尝不是岁月赋予我们的最好启示?人生漫漫,亦如柳絮飘飞,难免有身不由己的时刻,唯有心怀温柔,从容前行,方能在浮沉之间,守住内心的清明与欢喜。

风起,柳絮纷飞,像漫天散落的星光,像春日写就的诗行;风停,絮落无声,归于尘土,静待新生。它们用一生的轻盈,书写着温柔与执着,用一场无声的飞舞,诠释着岁月的从容与静好。

伸手接住一缕飘落的柳絮,指尖触到的是,是夏日的温柔,是岁月的安然,更是心底那份不染尘埃的情怀。原来,这漫天飘飞的柳絮,从来都不只是暮春与初夏的风景,更是藏在烟火人间里,最柔软、最动人的心事。

意犹未尽,最后再附拙诗一首以饯诸君。

《柳絮寄情》

东风轻拂岸,飞絮越天涯。
散漫芬芳草,飘摇逐落霞。
无心沾衣袖,随意入农家。
不借春光色,悠然度岁华。

一碗榆钱饭

张万成

我的童年有着许多吃榆钱的难忘记忆。小时候,家里粮食少,榆钱便成了我们一家的“美味”。

春天里,很多树枝还未吐绿,榆树却已开出了花。榆树枝头先是隐约的紫色花苞,小小的、密密的,待到能看清它模样时,已是满枝新绿。榆钱边沿薄薄,中间鼓起,像是一枚缩小的铜钱。

当榆钱挂满枝头时,母亲就会领着我们去采摘。母亲将采摘回来的榆钱做成窝窝头、烙饼,还有蒸食等,都是美味。我咬一口母亲用榆钱做的烙饼,新鲜榆钱的清香扑鼻而来,生活的清苦与快乐也在其间。

平日里,母亲从地里采来马齿苋之类的野菜,晒干后,用开水焯,再和上玉米面、贴

菜饼,吃着有一丝甜酸。最值得称道的是,母亲能粗食细做,将榆钱剁成馅包饺子,让我们感到生活中的一丝苦中带甜。正是靠着母亲勤劳灵巧的双手,我们全家熬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。

现在日子好起来了,家里偶尔还会吃榆钱饭,不过已不同于从前。母亲把榆钱捋下来以后,淘洗干净,再将榆钱切碎,掺上煎熟的鸡蛋等食材,和成馅包饺子。饺子煮熟后,蘸上香油、醋,我迫不及待夹起一个塞进嘴里,那股清香、甜美,妙不可言!到了晚上,母亲再煮一锅可口清香的榆钱粥,就着小米煎饼一起,可谓是最佳晚餐了。

不知是想忆苦思甜,还是想尝鲜,现在我又想着吃上一顿榆钱饭了。



苜蓿情缘

王振其



这个季节,正是吃苜蓿的时候。

在我老家鄂尔多斯田间地头、坡地崖边,总生长着一种平凡的植物

——苜蓿。它是牲畜的青饲料,是家乡人餐桌上的家常滋味,更扎根在岁月深处,藏着我不挥之不去的乡土情思,化作一生难以割舍的苜蓿情缘。

鄂尔多斯的春天,是从苜蓿抽芽开始的。春风吹醒沉睡的黄土,细碎的苜蓿芽顶开泥土,一点点舒展成连片的翠绿,漫过田埂,染绿坡地。每到这时,我总和姐姐一起,挎着小箩筐,蹦跳着奔向苜蓿地。蹲下身,指尖轻掐最嫩的芽尖,不一会儿筐中便盛满带着泥土湿气的新绿,姐弟俩的说笑声落在苜蓿丛中,成了我童年最温暖清亮的时光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月,苜蓿从不是简单的野草,而是乡亲们度荒度灾的救命口粮。老一辈常说,遇上歉收年头粮食短缺,便是这遍地苜蓿,凭着顽强的生命力,在贫瘠土地上肆意生长,撑起了一家人的温饱。它不挑水土、不求照料,用朴素的身躯,陪伴着家人熬过了那段清苦的岁月,成为我心底最踏实的依靠。

母亲最擅长把寻常苜蓿做成暖心的美味。采回的苜蓿先洗净焯水,沥干后切碎,与绵软的土豆泥拌匀,

撒上简单调料下锅快速翻炒,金黄软糯的苜蓿土豆泥香气满院,入口鲜香,饱腹又暖心。她还会将苜蓿做成鲜香的馅料,包进黄米糕里,再用胡麻油炸至金黄酥脆,外酥里软,香而不腻。在老家,这样的苜蓿馅糕可是招待客人的上等饭,端上桌就透着满满的诚意与热情,那是独属于老家的滋味,朴素却格外动人。

如今我离开老家,在城市生活多年,尝过诸多珍馐,却总在春风再起时,想念那片绿意盎然的苜蓿地,想念母亲灶台前飘出的苜蓿香。那一缕清淡的草香,裹着故乡的烟火,藏着童年的欢喜,浸着母亲的温情,早已化作刻进骨血的乡愁,挥之不去。

岁岁春风吹,年年苜蓿青。这长在黄土地上的小草,见证过故土的艰难,也珍藏着岁月的温柔,它朴实无华,却生生不息。那抹熟悉的新绿,那份醇厚的乡情,早已扎根心底,成为我此生念念不忘、魂牵梦绕的牵挂,岁岁年年,绵长不绝。

童年忆

人可

生于八零年代,长于乡野之间,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童年片段,如今想来,依旧清晰如昨。

那时的日子简单又纯粹,喂过猪、放过羊,赶着牛车拉过粮,在田间奔跑,满是烟火寻常。

跳过皮筋,听过乡戏,为看一场露天电影,不惜奔跑几里地。星光下的夜幕,是最盛大的欢喜。

吃的是五谷杂粮,穿的是朴素旧裳,围在邻居家黑白电视机旁,便是最热闹的时光。

也曾和泥玩耍,在火堆里烤土豆、烧

地瓜,焦香漫过整个村庄。

侧过青草,烧过炕炉,用稚嫩的双手,体验生活的模样,还调皮地拿棍子捅了马蜂窝,惹得一身慌。

上树掏鸟蛋,攀着枝丫触摸天光;钻进青纱帐,在玉米地里捉迷藏,笑声飘荡在层层绿叶间。

春日里,野地挖菜、河沟摸鱼,在大自然里肆意撒欢。夏夜里,点着红蜡烛上晚自习,烛光摇曳,映着年少的模样。冬日里河面结冰,踩着冰面肆意滑行,也曾一时大意,不慎滑向大河中央,惊起一身冷汗,却也成了难忘的过往。

教室正中的炉火静静燃烧,暖意流淌浸润四方,书声琅琅藏着懵懂向往,也点亮了求知路上的赤诚与希望,跨上大梁自行车,风掠过耳畔,便是少年最自在的闯荡。

地上挖土坑,与伙伴比拼玻璃弹珠,输赢之间,满是纯粹欢愉。课间跳上皮筋,起落之间,藏着无忧无虑的时光。

一桩桩,一幕幕,仿佛就在眼前。一转身,却已是经年。

质朴的欢乐、无忌的时光,是刻在童年记忆里的温暖篇章,是再也回不去的年少时光,更是藏在心底,永远温暖的故乡过往。

